



可可西里狼

一部紧张激烈，直指人心，关注人类命运的力作。

巴颜喀拉、可可西里遥远又神秘，人类最早进入这片无人区的情景雄浑悲壮，人类对它的破坏令人扼腕。小说由人推及动物，鞭打人类极度的贪婪，赞扬保护野生动物的善良和高尚，张扬勇于担荷人类苦难，仁爱利他的牺牲精神。

杜光辉 著

作家出版社



可可西里狼

一部紧张激烈，直指人心，关注人类命运的力作。

巴颜喀拉，可可西里遥远又神秘，人类最早进入这片无人区的情景雄浑悲壮，人类对它的破坏令人扼腕。小说由人推及动物，鞭打人类极度的贪婪，赞扬保护野生动物的善良和高尚，张扬勇于担荷人类苦难，仁爱利他的牺牲精神。

杜光辉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可可西里狼/杜光辉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1
ISBN 978 - 7 - 5063 - 5179 - 9

I. ①可… II. ①杜…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4985 号

可可西里狼

作者: 杜光辉

责任编辑: 雷 容

装帧设计: 九州博雅创意艺术设计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数: 280 千

印张: 19.25

版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179 - 9

定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关注人类命运的力作

陈忠实

读完《可可西里狼》这部小说书稿，杜光辉又一次给我以惊喜，相信这部书出版后，将会引起文坛的关注和读者的兴趣。

算起来，我与杜光辉相交竟有二十多年了。80年代中期，我和几位作家去陕南重镇安康讲课。那是文学最狂热的年代，竟然有上千名痴迷文学的男女青年听课。讲完课，当我们回到安康火车站时，一位二十多岁的铁路工人来送行，虔诚地买了一兜橘子，让我们在路途上解渴。在站台等车时，一位同来讲课的作家说，在这一千多名听课者里面，将来有一个能成为作家就不错啦。未等我说话，一直站在我们背后的铁路青工搭话了：“那个作家就是我！”那位作家告诉我：“他叫杜光辉！是大巴山里的一个小火车站的工人。”这是迄今为止我和杜光辉唯一的一次见面。平心而论，当时的他并没有引起我特别关注的征象，但这样的自信和勇气，却令我振奋。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杜光辉的中篇小说《车帮》在陕西文坛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看到介绍他的文字，才把这位新星和10年前在安康火车站送行的那位大巴山小火车站的年轻人联系在一起，便不禁慨叹，他终于成了那个千分之一。随之，他的一系列中篇小说不断地引起反响。作家王吉成评价杜光辉说：“从《车帮》到《黄幡》（杜光辉的另一部中篇小说），我们不难看出，陕西文坛出现了大手笔！”作家张敏惊呼：“陕北出了个高建群，关

中出了个杨争光，陕南出了个杜光辉。”在1991年召开的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杜光辉以其颇为耀眼的创作实绩顺理成章地作为陕西代表参加了这次盛会。在陕西省委宣传部和作协为庆祝建国40周年选编的《陕西名家中篇小说精选》中，选入了陕西老、中、青三代19位作家的作品，杜光辉名列其中。我在为这部书写的序言中特别提到此书选编的作品，“是四十年来最具有成就也最具有影响的作家的代表作，还有一批更年轻也更富于艺术创造活力的青年作家的代表作”。

杜光辉的小说构思奇特绝妙，气势磅礴，文笔冷峻，力求把握时空的高度，给人以心灵的关怀和生命的思索。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的作品始终关注着人的灵魂的演示，关注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在他艺术探索的历程中，不慕浮华，不被潮流裹挟，始终走着自己的创作路子，已经突显出独立的艺术个性。每每阅读之后，便情不自禁地想到安康火车站送别时的那句豪言，一位有才气的作家终于出现了。

后来，有人告诉我杜光辉携家带口去了海南。我没有惋惜是出于我对创作的理解，一个年轻而又敏锐的作家进入一方陌生之地，感受会更新鲜更强烈，况且沿海是中国经济最先活跃的地区，当代生活的矛盾和人的心理秩序的变化，更易捕捉。杜光辉令我颇感意外的是，他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竟然流落在海南街头，陷入弹尽粮绝的地步。就在我甚为忧心之时，他给我来信了，说他找到了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的工作，结束了窘境。仍然坚定地表白，只要有一碗饭吃，他不会放弃文学的。其实，就在他流落街头一天只能吃上一碗面条的时候，也没有放弃文学。我自然可以想到杜光辉对文学执著追求的毅力。不能忘记，那时候，正是文学创作被商潮冲击得有点零落有点贬值的时期。

杜光辉又进入了创作的一个高峰期，佳作连续面世，《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和许多报刊转载他的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了普遍的影响。这些作品大多反映海南生活进程，为自己开辟了一个新的创作领域。他的《哦，我的可可西里》荣获《中篇小说选刊》2000年—2001年“优秀中篇小说奖”、“上海长中篇优秀作品大奖”、“全国首届环境文学优秀作品奖”，标志着他的创作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我在看完《哦，我的可可西里》后，意识到这部中篇小说触及到一个拷问人的灵魂的大问题，一部关涉人类命运的大题材，甚为钦佩。杜光辉曾

在电话里告诉我,想把它再创作为一部长篇。现在,名为《可可西里狼》的长篇小说书稿就摆在我的书桌上。

刚刚过去的 20 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世纪,是任何一个世纪都无法比拟的。同时,这又是对人类发生过最严重破坏的一个世纪:规模最大的两次战争,储存着足以毁灭地球的武器;地球资源被无休止地掠夺,野生动物濒临灭绝……《可可西里狼》这部小说,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这个关于人类本身合理生存的命题。

杜光辉的这部长篇力作,描写一支解放军的测绘分队在上世纪 70 年代初期,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执行测绘任务,在那里和野生动物,和大自然,和人性中的善恶发生的悲怆、凄婉、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一直延续到 21 世纪的今天,那些当年的军人在可可西里又发生着生命和鲜血、友情和利益的剧烈冲突。是一部故事新颖奇特、人物鲜活,具有现实认知意义的精彩小说。

杜光辉当年曾作为这支进入可可西里的解放军部队的一员,亲身经历了可可西里无人区那惊心动魄的一幕,以及他在青藏高原多年的汽车兵生活,为他创作这部小说积累了丰厚的又是独有的生活素材,写出了一个个抒情又扣人心弦的故事。这部小说的文字极富表现张力,勾勒出一幅幅雄浑苍莽的画面,真实地展示出苍凉、美丽却又危机四伏的可可西里。作品犀利地剖析着人的灵魂中的善与恶,人类的真情、友谊、道德,利益冲突中的背信弃义、残酷杀戮,发出一声声回肠荡气的呼唤,发人深省。

有评论家说,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是新世纪中国文坛出现的精彩小说之一。我也毫不夸张地说,《可可西里狼》当是近年出现的长篇力作之一。

上 部

第一章

清晨,准确地说是早上八点钟,青藏高原冬日的白昼总是迟迟降临这个风雪世界,也躲在用马粪烧热的炕上享受温馨的幸福。所以,到了这个时辰天地间还残留着几缕夜的痕迹。青藏高原最大的古城西宁西川有个叫大堡子的地方,光秃秃的树林里有一群老鸱被惊飞,发出刺耳的聒叫。这片树林里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汽车第九团的营房,汽车部队的营房自然包括车场。二营四连的车场就在众多的车场之中,车场是以连为单位被隔成一个一个的大方块。这个连队的五十四台车停放在正方形停车场的四个边,近百名驾驶员、副驾驶员列成方队竖在车场中央,站在方队最前列的是雷南起指导员。在这个方队旁边,还竖着一个三百多人组成的方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测绘大队青海支队的指战员。

风很凄厉,发出一阵一阵的啸叫,疯狂的北风夹杂着雪霰,向着满脸肃穆的军人们射去,击在他们的脸上身上,又滚落在地上,地上已经有了两寸厚的积雪。

此时此刻,我也竖在这个方队里。我的军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汽车九团二营四连一班长,已经习惯了这种阵势的我都感到神经的紧张,更别说那些刚入伍一两年的新兵蛋子。我的前边站着雷南起指导员,我看不到他那张从来都不会出现笑容的红苕脸,只能看见他的大头帽上、皮大衣上的雪。连长缺职,他是我们连惟一的正连级首长。在我的身后,是一号战士王勇刚。我也无法看到他此时此刻什么表情,队列纪律不允许我扭头看他,但我能听见他吸溜鼻涕的声音。在王勇刚的后面,是二号战士李石柱,他身体不太强健,瘦弱,这几天感冒才好,我非常担心他能不能坚持完成这



次任务。

在我们连方队的旁边，还站着一队藏民男人，和我们这些军人相比，他们更显彪悍，都是把左臂从皮袍子里露出。我曾问过藏民男人为什么不把左臂放进袍子里，不怕冷吗？他们说祖祖辈辈都是这样，显示雄性的威武和强悍。三十五六岁的仁丹才旺就站在这个队列的最前面，我眼睛的余光可以看到他。他是纯藏族血统，高颧骨、高鼻子、皮肤黝黑，并呈现长年被紫外线照射的赤红，像血从黝黑的皮肤里渗出。他是我们班的向导。

团长、政委很简短地作过战斗动员，团参谋长就向我们下达出发的命令。他是用标准的军人动作跑步向团长、政委请示过后，又用标准的向后转动作跑到我们的方队前边，我清晰地听见他的脚后跟靠拢时的脆响。参谋长的出发命令刚刚出口，早已待命在车场出口的团文艺宣传队用大喇叭小喇叭吹奏起《解放军进行曲》，二十几个女兵一扭一扭地跳起来。

我们以班为单位跑步回到本班的车辆跟前，司机跳上驾驶室，副司机摇动车柄。立刻，车场上爆发出一阵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军乐声、轰鸣声彻底打破了高原古城郊区清晨的静谧，使隆冬的早晨有了鲜活和生气，老鸱就是这样被惊飞的。与此同时，测绘兵们也跑步攀上汽车大厢。不到两分钟，车辆一辆挨着一辆地驶出车场。

由于人类从未进入过可可西里无人区，自然就无法知晓无人区的具体情况。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可可西里无人区为什么没有人类生存？就是那里不具备人类生存的条件，或者说那里拒绝生命。所以，我们这次到可可西里无人区执行任务，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牺牲，对于我们这些青藏高原的汽车兵来说，并不是陌生的名词。翻车、死人哪个连队一年不发生几起。用我们的行话说，你把这辆车从车场开出去，再把这辆车开回车场的就不一定是你了。但是，过去执行任务，我们都跑在青藏公路上，路况十分熟悉，哪里有急弯、哪里有冰坎、哪里有河沟、哪里有陡坡，我们十分清楚。这次是离开了青藏公路到人类从没有进入过的无人区，心里还是有许多猜测和忧虑。

我们连队在出发前进行了一个星期的动员和车况技术准备。团政委给我们作动员报告说，可可西里从来没有人进去过，你们是人类首批进入可可西里的人，就是全人类的英雄。英雄，对于我们这些二十来岁的战士来说，是十分有诱惑力的荣誉。测绘大队的首长给我们介绍任务时说，测

绘术语把可可西里地区不叫无人区，叫无图区，意思是地图上都没有可可西里详尽的地理地貌，只有飞机航拍的大概地形。可可西里地区是我国最后一块无图区，也是人类极难生存的地区。他还给我们介绍，可可西里无人区平均海拔五千米以上，平均温度零下四度，最冷的季节可低到零下四十多度，就是在夏天的七八月份，也常常出现暴风雪。蒙古话称可可西里山是“绿色的山梁”，但山上积雪常年不化，根本没有一点绿色。可可西里四周的许多地区是沼泽地，人畜难以通过。据说几十年前有欧洲来的探险家想进入可可西里，但还没有进去就失去了踪影。测绘队的首长还介绍，飞机在可可西里拍到了数亿万只的野生动物，有野牦牛、藏羚羊、野驴、野马、雪熊、雪豹、盘羊、石羊、猞猁等。

我们连队五十四台解放车，拉着仪器、罐头、粮食、物资、武器，还有二百多名测绘兵，在最冷的元月份出发了。我们这次执行任务，从车轮滚动的那一刻起，就行进在冰雪道路上。连续十多天的行车中，我们没有见过一寸公路路面，车轮全是在高出路面好多的冰雪上行驶。

车队是前天早上八点钟从沱沱河兵站出发，原计划当天到达温泉兵站。大雪封山使我们车队挣扎了四十多个小时还没有到达兵站。

似乎地球上所有的黑暗、冰雪、狂风全集中在这里，它们肆无忌惮地蹂躏着喜马拉雅运动造就的这块地方，恨不得将青藏高原揉搓挤压成齑粉。

凌晨五点多钟，温度大约在零下四十多度。汽车大灯的光柱里有一匹冻死的野马，被雪掩埋了一半，鹰隼还没有来得及把它饕餮掉。极度的寒冷使汽车部件摩擦系数增大，润滑油的功能大大降低，遇到转弯的时候，我使尽全身力气，方向盘仍像锈死一样，坐在我旁边的雷南起指导员就帮我打方向盘。然而，汽车更多的时候是停止不前，我、雷南起指导员、助手李石柱、王勇刚就下车铲车轮前的冰雪。脚踏在冰雪上，发出嘎巴嘎巴的声响。膝盖以下的部位全陷在雪里，就这样挖一尺前进一尺。有时候刚刚挖出一两尺，我爬进驾驶室准备挂挡前进，一股带着尖锐啸音的狂风刮来，裹挟的冰雪又堆积在汽车前边。我们挖了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的成果全被消灭，一切从零开始，甚至从负值开始。

海拔五千多米，缺氧、寒冷，加上连续行车、挖雪，四五十个小时没吃没喝，挖不了几下力气就没有了，暂时轮不上挖雪的人就倒在雪地上歇息。雷指导员挖的次数最多、时间最长，还不停地督促我们，起来起来，不能躺

下，躺下了会被冻死的。还不停地叮嘱我：“一班长，你不要挖雪啦，你上车稳住油门，别让车熄火，要是熄火了这几十个人都得完蛋！”我就支起耳朵，仔细听汽车大厢里的测绘兵有没有声音。风太嚣张了，我无法听见大厢里有什么声音，可能大厢里根本就没有声音了。连续四十多个小时在海拔四五千米的唐古拉山地区行车，连汽油都被冻得很难点燃，何况血肉之躯，估计大厢上的测绘兵全被冻僵了。我在青藏高原开车的经历中，每年元月执行任务，不冻死几个人是稀罕事情。

风雪越来越猛，气温越来越低，我们下车挖雪沾在大头皮鞋上的雪回到驾驶室也不能融化。雷指导员、李石柱、王勇刚都没有穿大衣，他们的大衣早在翻越日月山时，就脱给了大厢上的测绘兵。当时我也要脱大衣给测绘兵，雷指导员挡住我，说：“一班长，你要开车，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车上三十多个人的生命都保不住！”所以，雷指导员把我当做国宝大熊猫样地保护着。

又一股狂风带来的冻雪把刚刚挖出的车道覆盖了，王勇刚气得一把摔掉铁锹，对雷指导员说：“指导员，这样挖什么作用也不起，不如不挖！”

雷指导员拾起铁锹，在黑暗里看了王勇刚一眼，我能感觉出他的目光里蕴含着不满。

他一边挖一边说：“挖雪是惟一的出路，不挖雪汽车就不能前进。再过几个小时，车上的测绘兵会全部牺牲。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王勇刚立即接着说：“指导员，你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理解就是白受苦，去送死……”

雷指导员刚要反驳王勇刚，又一股狂风刮来，他刚刚挖出的冻雪又被新的冻雪代替了，刚才的劳动又成了毫无意义的劳累。实践证明王勇刚的论断是正确的，他就干咽了一口唾沫，什么话也没说。

不知什么时候，仁丹才旺从大厢上爬下来了。他没有说话，捡起地面上的铁锹，继续挖雪。可能他从来没有使用过铁锹，动作很别扭、笨拙。但他的体力比我们好多了，人家毕竟祖祖辈辈都生存在青藏高原，习惯了这里的严寒和缺氧。

“才旺，不要挖啦，保存体力！”雷指导员拍了下他的肩膀，大声吼喊。

仁丹才旺停止挖雪，朝黑黝黝的公路前方望了一阵，说：“雷指导员，不挖怎么办呢？”他的汉语说得很好。如果不看仁丹才旺的服饰和长相，只听

他说话，绝对不会认为他是藏民。

“才旺，你挖了也白挖。我们挖了几个小时，汽车才前进几米，照这么挖下去，冻不死饿不死也得累死。你把身体保护好，我们还指望你当向导呢。要是我们这些人牺牲了，还得你出去报信来给我们收尸，要不饿狼会把我们啃得光剩下几根骨头。”王勇刚挣扎到仁丹才旺跟前，要夺他手中的铁锹。

仁丹才旺把铁锹朝身后一藏，王勇刚没有碰上。

“王勇刚，挖总比不挖强吧。”仁丹才旺又挥臂挖起雪来。

“到底是吃酥油的笨熊。”王勇刚小声地嘟囔了一句。

“王勇刚，你说什么？”雷指导员立即制止了王勇刚的话，严厉地问。

“出发前是怎么进行民族政策教育的？”雷指导员的语气更加严厉。

一向都满不在乎的王勇刚立即刹住话，低下头不再说什么。

“你这是歧视少数民族，破坏民族团结的大汉族主义，马上向仁丹才旺同志道歉！”

王勇刚走到仁丹才旺跟前，态度很诚恳地说：“仁丹才旺同志，我刚才说的那句话违反民族政策，我虚心地接受雷指导员的批评，诚恳地向你道歉。”

仁丹才旺停住挖雪，看着王勇刚，莫名其妙地问：“王勇刚，你怎么啦？你道什么歉……”王勇刚只是小声嘟囔了一句，风雪声又那么大，仁丹才旺根本没有听见王勇刚说什么。

又一阵带着啸音的狂风袭来，狂风裹挟的冻雪又把仁丹才旺刚挖的道路填满了，他半晌的劳累也化为乌有。王勇刚走到他跟前，用胳膊搂住仁丹才旺的肩膀，说：“才旺，不要挖啦，咱们要想别的办法。”

仁丹才旺这才停住挖雪。

按规定解放牌汽车驾驶室只能坐三个人，但测绘兵里有了病号，雷指导员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病号，挤到我们车上。驾驶室本来就多了一个人，现在又多了仁丹才旺，五个人都挤在驾驶室确实困难。所以，我们谁也不肯进驾驶室。

“雷指导员，我到大厢上，让才旺到驾驶室里。”李石柱把仁丹才旺朝驾驶室门前一推，自己朝车后走去。

王勇刚抢前一步拽住李石柱，用力一拖把他甩在身后，说：“你尿大点



岁数，嫩骨头嫩肉，不禁冻，还是我到大厢去。”

我又抢到王勇刚前边，也被王勇刚拽住：“杜班长，你不开车啦？我们冻死了只是一条人命，你牺牲了谁开车，车上还有三十个测绘兵哩。”

“你们都不要争了，我去大厢。有一年我在玛琪雪山上冻了一天一夜，我有抗冻的经验。”雷指导员又把我朝驾驶室门前推了一下，说：“一班长，一定要保证车辆技术状况良好，车辆千万不敢出问题！”

我、王勇刚、李石柱一齐挡住雷指导员，我着急地说：“雷指导员，你要指挥全连呀！”

仁丹才旺把我、李石柱、王勇刚搂在一起，说：“还是我上大厢，我们藏民抗寒冷。你们还是想办法把汽车开下山，佛爷会保佑你们的。”

他推开我们，爬上了大厢。

第二章

全连五十四台车被风雪分割在三四公里的路段上，首尾不能相顾，各自为战。只能隐约看见相邻几百米内的汽车灯光，偶尔有司机摁响喇叭，也被狂暴的西北风淹没。

雷指导员望着黑暗中时隐时现的灯光，长叹口气，透溢出无奈和焦虑。我们知道距温泉兵站不到二十公里了，但什么时候能到兵站，谁心里也没底。

李石柱钻出驾驶室，打开引擎盖子取了些什么，又钻进驾驶室。

“吃点东西！”他手里抱着几个烤热的馒头，还有一壶水。他摇了—下，能听见水在里面激荡的响声，高兴地说：“里面的冰化了！”

馒头烤得很焦、很干，能闻见焦馒头的味道，但我们没有—丝食欲。严重的高原缺氧、疲劳和连续驾驶汽车的精神紧张，使我们头昏、眼花、耳鸣、浑身瘫软，最渴望的是我们陕西老家的热炕，睡上几十年不起来。这阵，全中国的人都在酣睡，我们有理由想念被窝里的温馨。

“班长，多少吃点，你要开车哩！”李石柱把馒头送到我面前。

我用舌头舔了下干裂的嘴唇，腥滋滋的，嘴唇上有血沁出。我摇了—下头，闭上眼睛，除了睡觉我什么欲望都没有。

李石柱拿馒头的手仍然在我面前。

雷指导员看着我说：“—班长，吃！”

我接过馒头，艰难地咬了一口，焦黄的馒头上有了嘴唇上的血渍。

“李石柱，还有没有馒头？”雷指导员问。

“有，我烤了好几个。”

“给仁丹才旺一个，他刚才挖了半天雪，体力消耗很厉害。再说，他吃不惯测绘部队带的面包，看他吃不吃烤馒头？”

“好，我现在就给他送去。”李石柱打开驾驶室门，一股寒风涌进，我们又觉得一阵刺骨的寒冷。一小会儿工夫，李石柱又钻进驾驶室，说：“仁丹才旺接下啦。”

驾驶室又是一片沉默，惟有发动机发出微弱的颤动。

驾驶室外仍是风雪肆虐的世界。

“指导员，你说无人区里有没有动物？”十七岁的李石柱望着雷指导员，认真地问。

“应该有吧？”

“都有什么动物？”

“我没有进去过，不知道。”

“书上怎么说的？”

“人类从没有进入过无人区，写书的人更没有进过无人区，书上肯定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我想，像青藏高原的黄羊、羚羊、野牦牛、野驴、野马、狗熊、野鹿这些动物，无人区里可能都会有吧。”

“指导员，我们老这么窝在驾驶室里也不是办法，这风雪要是几天几夜不停，我们就是等死。”王勇刚望着车外的风雪。

“你有什么办法？”

“离这里五六公里的前方有个公路道班，道班上有台推土机。我们派人到道班去，请道班的工人开推土机来帮我们……”

“好主意，谁去？”雷指导员望着车外的风雪之夜自言自语。

这确实是个十分艰险的任务，五六公里路要是放在平原地带，个把小时就走到了。但这是海拔五千米的高原，冰天雪地，我们已经四十多个小时没吃没喝，万一倒毙在这雪原之夜，被野兽吃了连个影踪都没有。

“指导员，我去！”王勇刚摘下枪架上的冲锋枪。

“指导员，我也去！”李石柱说。

“这个任务很危险，前边的情况一点也不清楚，万一掉进雪坑，还有野兽……”雷指导员还在犹豫。

“指导员，下命令吧。这里就咱们四个人，杜班长要驾驶车辆，你要指挥车队，我不去谁去？”王勇刚说着就拉开车门。

“指导员，要是叫不来推土机，再有三天三夜也到不了兵站，大家都得牺牲在这里。”李石柱也整了下皮帽子。

雷指导员又沉思了一会儿，取下手枪交给李石柱，说：“拿上，万一碰上野兽，也能抵挡一阵。你们到了道班，让道班工人开推土机过来就行了。你们在道班搞点吃的，睡上一觉，车队过道班时叫醒你们。”

王勇刚和李石柱钻出驾驶室，消失在茫茫雪夜中。

除了风声，高原上再没有一丝其他的声音。只是在风声稍停的空隙，偶尔传来一两声狼的嗥叫，令人感到瘆人的恐怖。

李石柱和王勇刚离开了驾驶室，驾驶室只剩下我和雷指导员，我们一下子感到驾驶室空荡得厉害，还夹杂着由于空荡而产生的不祥预感的畏意。

“指导员，他们不会出事吧？”我心虚得厉害。

雷指导员还是痴痴地望着汽车外边的风雪之夜，没有回答我的问话。许久，才转过脸给我说：“他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对得起……”

去年冬天，我们配属一个野战团野营拉练。中午，我们排三十几个战士在饭馆就餐。雷教导员（当时，雷指导员还是官大一级的教导员）和往常一样，每到吃饭的时候，就要给我们进行一段忆苦思甜的政治教育。这阵，他大声给我们说：“同志们，要是在旧社会，我们贫下中农哪能吃上这么好的面条。我小的时候，家里大年三十没饭吃，就偷跑到地主家的猪圈，猪食槽有猪吃剩下的白馒头，我拿起来就朝嘴里塞……”

雷教导员这一套我们都稔熟了，但没有一个人敢表示厌倦。这绝对是上纲上线的政治问题，弄不好给你扣顶政治帽子，轻则处理复员，重则开除军籍到了地方也是管制对象。谁也没有注意到，雷教导员带领我们走进饭馆时，有一个要饭吃的中年妇女把两个儿女拉到怀里，面对墙角瑟缩一团。那两个孩子，大的有八九岁，小的有三四岁，硬从母亲的怀里伸出脑袋，瞅视雷教导员。

雷教导员讲完，就坐在饭桌旁，侧面刚好对着他们。

“爸爸！”小点的女孩挣脱妈妈的怀抱，向雷教导员扑去。随后，那个大点的男孩子也叫着“爸爸！”向雷教导员扑去。

雷教导员一手搂着一个，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那个中年妇女走过来，哭着对雷教导员说：“他爸，我也不想给社会主